

## 友誼



就在這時，情況一變。高適在與吐蕃的邊境戰爭中打了敗仗，丟掉了岷山中拱衛成都平原的戰略要地松州、維州和保州。六十一歲的高適被免去節度使職調往中央任職。嚴武二次入蜀，再接劍南節度使職。這次是來當救火隊長。得到這個消息，杜甫馬上改變計劃，不去吳楚，要回成都。高適當節度使，不肯認真理會他，但嚴武他是信得過的。有詩為證：《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，先寄嚴鄭公五首》。這次回來，才三十多歲的嚴武已經封了鄭國公了。

「雲山斥侯無兵馬，錦里逢迎有主人。」你回來任務重啊，因為西邊雪山中已經沒有唐朝的兵馬了，不過，我回成都還是有好的主人了。雪山中無朝廷兵馬，是高適造成的。前一年，沒有對他表示歡迎的錦里主人也是高適。這就叫古詩章法中的「隱而不顯」，「怨而不怒」。但這回嚴鄭公回來了，詩人要重回草堂了。但那草堂一定都荒蕪了：「新松恨不高千尺，惡竹應須斬萬竿。」當年栽的松樹長得慢，如今也沒長高多少吧，倒是那些瘋長的竹子可能得砍去不少。「昔去為憂亂兵入，今來已恐鄰人非。」當年離去，害怕草堂被徐知道的亂兵糟蹋，今天回來，又擔心周圍不再是那些熟悉親切的鄰居了。

又回到成都了！草堂還在，並未毀於兵亂。欣喜之餘，寫《草堂》紀之。「昔我去草堂，蠻夷塞成都。今我歸草堂，成都適無虞。」

「入門四松在，步履萬竹疏。舊犬喜我歸，低徊入衣裾。鄰舍喜我歸，酹酒攜葫蘆。大官喜我來，遣騎問所須。」

啊，回來了，草堂還是原來的樣子。那四棵松樹還在，環籠草堂的竹林也長得很好。這裏的狗也還認得我，老鄰居也拿着一葫蘆酒來慶賀我的歸來。他還為那四棵松樹專寫了一首詩《四松》。接着又為早前栽下的桃樹寫了《題桃樹》。當年栽下的一百棵桃樹都長大了。其中五棵靠近草堂的，橫生的枝桠有點擋路，更因為枝葉繁茂遮住了屋裏的光線，有訪客來建議伐掉，但杜甫捨不得，因此寫了《題桃樹》。

更重要的是，「大官喜我來，遣騎問所須」。大官自然是已經回任的嚴武。聽到詩人回歸草堂的消息，馬上就派人騎着馬來問有什麼需要。

杜甫似乎又過上當年初營草堂後那樣的安穩日子，又開始寫欣欣然歌頌成都美

景的詩篇了。

《登樓》：「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動古今。」

《絕句二首（其一）》：「遲日江山麗，春風花草香。泥融飛燕子，沙暖睡鴛鴦。」

《絕句四首（其三）》：「兩個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。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。」

修復草堂需要錢，還是老路子，向人討要。有個王姓錄事官答應過要給杜甫些錢作為「修草堂費」，但沒有兌現。於是杜甫寫了一首詩給他。《王錄事許修草堂費不到，聊小詠》。「為嘆王錄事，不寄草堂費。昨屬愁春雨，能忘欲漏時。」幽默感又回來了。

嚴武不僅關心他的生活，還從朝廷為他求了個小官職：檢校工部員外郎。這也算是有了份工資收入。當然，杜甫也不可能到中央去上班，就到嚴武幕府中作些參謀性質的工作。杜甫去城裏上班了，與嚴武的交往也更頻繁，杜甫留下好幾首詩記他們的交往。《寄奉嚴大夫》：「殊方又喜故人來，重鎮還須濟世才。」《嚴鄭公階下新松》。《嚴鄭公宅同詠竹》。《奉觀觀公廳岷山沱江畫圖十韻》。

嚴武二度鎮蜀，其實是來收拾高適留下的爛攤子。最大的一件事，就是收復被吐蕃攻佔的松、維、保三州，也就是屏障成都平原的今松潘、理縣一帶地方。杜甫對邊境線上的形勢是關注的，在他流浪梓州時，就寫有《西山三首》：「辛苦三城戍，長防萬里秋。煙塵侵火並，雨雪閉松州。」高適任節度使時，對這些地方的防

# 四首錦城一茫茫

## 杜甫成都詩傳

□阿來

衛方略保守，杜甫則認為應該要取以攻為守的方法，才能抵禦吐蕃的進攻。此間，他還寫了一首《警急》，那時三城之一的松州城已經被吐蕃大軍重重包圍，但高適防守的決心並不堅定。所以流離中的杜甫寫了這首詩：「玉壘雖傳檄，松州會解圍。」這是安慰，只要堅持戰鬥，松州之圍是可解的。接下來是勸告，勸告高不要和



（未完待續）

### ·阿來

當代著名小說家，散文家，學者。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得主。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。著有《塵埃落定》、《瞻對》、《格薩爾王》、《空山》、《大地的階梯》、《月光下的銀匠》、《語自在》、《紅狐》、《三隻蟲草》、《蘑菇園》、《河上柏影》等數十部。

## 串書店

□連瑣

廣州，不經意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書店。千真萬確，置身於美好書店中，感到失而復得，驚喜連連。

目前，網上購買圖書幾乎不可避免。《父親長長的一生》（著名編輯出版家葉至善先生以編年體形式，描寫葉聖陶一生事跡），香港公共圖書館沒有這書；李娟《記一忘三二》，最近出版的，卻兩番在深圳的書店撲個空。不久，看了《三年的詩》（葉三年，葉紹鈞孫子，英年早逝，妹妹葉小沫編選哥哥三年一百首抒情詩出版）介紹，就馬上在網上訂書了。可是，三本書分三回收到，一共接了三通收件通知電話，還不止，《父親長長的一生》包裹，打開一看，竟然是什麼朗誦訓練教程上下冊，簡直讓人啼笑皆非。儘管這般，網購之迅速便利，仍然無法否定。並且，不單給自己買書，一念之起，哪個地方哪個朋友，都可以及時把書寄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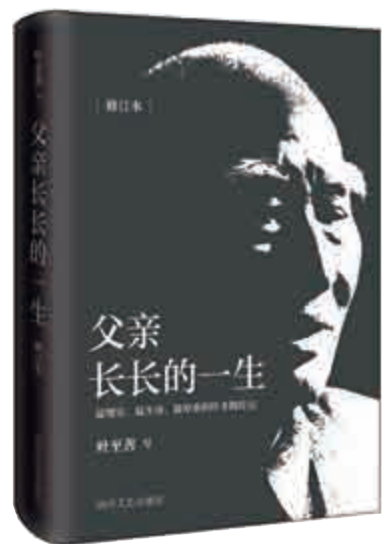
書店，漸行漸遠了嗎？沒想到，走進天河路一二三號的廣州購書中心，似乎又重新感到，書店，的確是個老朋友，應該不時探望一下。老朋友，實在不應該輕易忘了。前邊是書，後邊還是書，滿滿當當的書中，不知有沒有《父親長長的一生》？按兩年前的記憶去一個台尋找電腦搜書，書店員殷勤笑說，可以用微信啊。雖然沒有搜到這書，可打從心裏讚美，真進步哪。書店中特設「鏗鏘點書台」，帕特里克·莫迪亞諾的《暗街街》和其他指定的書，八折優惠，很醒目的銷售手法。再仔細看看

，不但有台港繁體版書，還有不少外文原文書。再看看好書分享牆，五顏六色的彩紙，一張張都寫着各種各樣的閱讀心聲，有一條是——「讀書，遇見更好的自己」，只憑這一句，頃刻間，多少多少個博爾赫斯、朱天文的知音人，天涯若比鄰。

廣州購書中心大樓的外牆上，仍然嵌着「新華書店」四字，可以說，這家國營老書店從裏到外，徹徹底底脫胎換骨。這又不得不說說七月底闖入青島棧橋書店的那份驚喜。也是隸屬於新華書店集團，這家書店，每天晚上七點到八點，等待着讀者挑選一個書中片斷站在小舞台上朗誦分享。每每想起那家書店，耳際就泛起朗朗書聲。讀和寫，多麼寂寞多麼孤單的事，書店裏一方小小空間，讓作者和讀者與眾同樂，多麼珍貴多麼溫馨。

為一座城市點燃一盞深夜的燈——廣州，有這麼擲地有聲的書店口號。走進1200bookshop河北店，這裏不打烊，時時刻刻皆可浸潤書中。甫進大門，玻璃櫃子裏展示一本本作家簽名書。駱以軍《月球姓氏》上簽寫的是：「To 1200bookshop：願美好。」廖信忠在《我們台灣這些年》簽寫：「1200書店惠存。」中譯本《精神與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——從一九八零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》荷蘭學者柯雷用中文和英語簽名，寫着：「To 1200bookshop！」為一家書店簽贈，是多麼可愛的擬人修辭。

書店裏邊，除了找書看書，各種小布置



▲葉至善著《父親長長的一生》（四川文藝出版社，二〇一五年八月）

意趣十足，圖書分類的手寫粗筆黑字一律寫在瓦通紙上。「大眾文學」這張，黏在空酒瓶上，彷彿酒標，左邊的酒瓶空了，右邊，仍然是空的。藝術類圖書紙塊上寫的字句是：「關於藝術，一切熱情都源於單純的喜愛……」生活類圖書紙塊上，很用心的寫着：「每一個認真生活的人，都值得被認真對待」，而且還生動地勾勒了貓頭鷹和頂着三角形罩子的燈。抬頭望，從天花板上垂掛下一塊水松木板，念着上面大大小小的印刷體字句：

當一個人不能擁有的時候，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記

——普魯斯特

不知不覺，內心寫下這樣的字句——浸泡書室中，斟一杯滿滿的幸福美好。

這是誠心誠意款客的書店，提供自助取水，桌子上擺着單耳陶杯和盛着檸檬水的玻璃瓶。除了賣新書，也收購舊書，賣舊書，

讓書和人都找到歸宿。更加徹底想不到的是，店裏放置沙發接待背包客。想做沙發客的，得先向書店申請，說明理由。得到許可，儘管與書同寤同寐。

不知是癡是癡，其間，悠然神往曾經的北新書屋。魯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抵廣州，直到九月廿七日坐船離開到上海。先生的廣州時期，屈指可數，僅僅八個月零九天，而北新書屋，虧本經營，是年三月開店，五月結業。在文明路的魯迅紀念館中，順序參觀，最後站在一溜黑泥磚壁前。牆上兩側各有一盞戴黑帽子的小燈，右側有門牌號碼和綠色信箱，中間是白色粗水泥門框，上面嵌着一塊橫木匾，寫着「北新書屋」四字。這片「書屋」安安靜靜的，紅木書櫃整齊齊擺着先生和其他現代文學作家的各種著作，牆上有許多蒼勁有力的木刻畫（仿真

作品），黑板上寫着字，彷彿彷彿，先生剛剛才在這裏講課，四面，懇切的聲音迴盪，「廣州的文壇太寂寞」。正是有感於此，先生在中山大學附近的芳草街四十四號，籌辦北新書屋，專售文藝書刊。

山上正義《談魯迅》有這麼一段話：「當我問到先生對廣州的看法時，魯迅回答說：『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都把革命遊戲化了，正受着過分的嬌寵，使人感覺不到真摯和嚴肅。……在廣州，儘管有絕叫，有怒吼，但是沒有思索。儘管有喜悅，有興奮，但是沒有悲哀。沒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，就不會有文學……』」

背包客醒來，從瘦瘦窄窄的沙發上坐起身來，觸目無不是書，精神為之一振，仔細思索，哪本書上看過這麼犀利的字句：沒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……



▲1200bookshop坐落於天河北，是一間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書店

### ·連瑣

香港寫作者、兼職編輯，有隨筆集《感子故意長》和《呢喃》。